复旦知和 | 10月28日,我在台北凯道参加同志大游行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7-11-03

以下文章来源于复旦大学知和社,作者转载自复旦知和

复旦大学知和社

知和社是以性与性别为主题的学术社团,关注性教育、女权主义、性少数群体权益等。我们从社会现实和个人体验出发,试图提供不同观点交流的平台,为创造更加开放、友好、多元的校园/公共环境而努力。排演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是知和社每年的重要活动。

(楮) 干叶

排版 | Anicca



这是今天我在台湾同志大游行现场随手拍到的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游行人群分三个不同方向出发之前,统一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现场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据主办方统计,今年同游动员人数超过11万,比去年足足多出3万有余。

所谓「凯达格兰」,来自过去生活在台北盆地的原住民族群「凯达格兰社」。而游元出发点以西 650 米的「二二八和平公园」,也就是过去被访问目为「同性恋聚集地」的「台北新公园」,1996 年才为纪念二二八事件更为现名——同时也是 2003 年第一届同志游元的出发地。如此一来,反威权、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性少数平权等诸多诉求在此时此地奇妙地发生汇合。



对于台湾文化界来说,近两年无疑是多元性别文化的「大年」。

2016年,黄惠侦导演拍摄司性恋母亲生活的纪录片《日常对话》在柏林电影节拿到泰迪钦奖,今年更代表台湾出征奥斯卡;如今走进成品书店的新书推介区,同志文学作品几乎可与异性恋题材平分秋色;纪大伟的《同志文学史》也在今年年初出版,将「同志文学」作为战后70年台湾社会的一部「公众历史」作了系统性的梳理;从上个月开始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光合作用-亚洲当代艺术同志议题展」更有着呈现整个华人LGBT 社群生态的野心……凡此种种,与去年政治领域可婚合法化的通过遥相呼应,俨然一幅盛景。

颇为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展览「密集轰炸」的背后其实有着不少巧合因素:《同志文学史》书稿早已完成,却在学术审读中耽搁了两年才 出版;黄惠侦从十多年前即开始为《日常对话》积累拍摄素材,只是基于母女关系的考量,到近年才终于感到「时机成熟」。不过,正是这 最终汇成和声的种种不约而「同」,反映多元性别议题在台湾绝不只是政党政治的博弈场,更是全社会正共同面对的新事物,亦是每个人在 面对自我时不得不思考的新问题。

台湾同志大游行也正在这样的氛围下迈入第15个年头。除了参与人数首次升上10万之外,同行的台湾友人亦不禁感叹,去年游行路线还只有6条,今年竟已可以分9路7军。



我们今天举的小旗子,由张惠妹邀请聂永真设计

一场理想中的同志游行应该是什么样? 是愤怒的声声呼喊, 还是边缘人的街头狂欢? 在台北, 似乎二者皆非。

四个小时的游行真如伴着音乐的散步一般惬意: 我们跟随载着歌舞的花车行进,有时驻足看看各路组织举出的标语牌,有时与偶遇者交谈几句,也常接下他们的小礼物。至于身边的同行者,除了脸上的采红蜡笔彩绘和手里举着的采红旗,说不出与所谓「普通人」有什么分别——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不过身边也常常有大胆变装者经过,惊起一片赞叹声。



游水低响路过的双层大巴挥罐发意



协助维持交通秩序的志工



Drag Queen?



「今日最佳」

游行前主办方即告知参与者,可以选择表达诉求,如没有特定的诉求也可到场表达支持;其实 9 条路线都有各自的 dress code,但主办者也特别嘱咐:「或者穿你自己觉得新确的对限就好。」

可以说,同志游行的重点并不在于某种「论述」,而在于「现身」。特定的论述总会局限于为文字所固定下的意义,而成为另一种论述的批判对象。但当每个游行者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用「参与」的形式融入游行从伍之中,游行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论述」。它意味着每一个游行者在同志平权的主调之下,愿意互相宽容、接纳其他人「感觉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并且公开展示这种对多样性的宽容态度、力图将其推向更加宽广的全社会。

正因为这样,虽然今年的同游主题主要关主立法院们可以完的下一步行动,但当我们的队伍行经两座大楼之时,没有人向那个方向喊什么口号——因为游行不是一场对抗,游行者的欢声笑语本身即意味着共识,而共识有着比对抗更强的力量。

主力者说:「你发现了吗?其实游行一直都在推动性解放。」越来越多形形色色「普通人」在队伍中现身,就是这场解放最关键的步骤。这也是一种「目的即方法」的政治策略——用多元号召多元,用自由实现自由。



严陷以待的立法院,门前标语是「不辨既往,信赖保护」



今年的游行主题

不过,台湾同志大游市的主办者——台湾同游联盟每年仍会为游市订定一个主题,并且撰写一篇颇具厚度的「主论述」。今年的主题则有些复杂: 「涩涩性平打开开,多元教欲跟上来」(Make Love, Not War—Sex Ed is the Way to Go.)一句中暗藏了两个(其实是三个)双关。

第一句以青少年的「青涩」、社会推动性平教育的「滞涩」,通性/别话题的「色色」。其实是由近年台湾颁发的校园霸凌事件,和近日争议不断的「社会领域」课例修订方案切入,希望社会打开公开讨论性/别话题的空间。

第二句则以「育」通「欲」,提出性别平等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异性恋」「两性」,更应将不同的情欲、性倾向、亲密关系等与「欲望」相关的议题都一并纳入。主论述更强调,「多元性平教育」不只针对体制内的校园,更是面向整个社会进行的倡议——人人都需要性平教育!

此处最可见司游联盟的良苦用心。继去年5月司法宗释宪宣布《民法》反同婚违宪之后,两年内究竟要通过修订现法还是另立专法的形式完成司婚合法化仍然争论不休,加之新任司政院长赖青德宣布本届会期不会处理司婚问题,使热心者的目光更聚焦于此。事实上,「我们已经等很久」「婚姻平权不容被延」也是我们今天所见最多的标语之一。

而主办者则有意引导游疗者跳出同婚议题,把视野进一步打开,诉者更加普遍的人类经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要治婚,成长却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同婚通过后去律层面的争夺暂告一段落,决定下一代公民之为人的教育必将成为下一个战场。而且,**只有通过教育(无论是针对青少年还是面向全社会),多元性别平权的思想才能进一步深入、沉降、扩散。**

不过,相较于同婚议题的「非黑即白」,性平教育所面对的种种争议更加纷繁复杂,由于缺乏具体的抗争目标和敌人,运动也更容易「失焦」。如何设置议程、凝聚共识,将是对台湾同运更大的考验。



「婚姻平权大平台」的演拼车

今年的台湾司游成功了吗?在短暂的半天时间里,在台北市政府和上百位志工的帮助之下,11万多名游行者似乎已经将未来社会该有的样貌描摹了个大概。

无论相关者如何担忧同志平权成为政客操弄的手牌,政治正确毕竟已成正确;虽然今天队伍中「发声者」远少于「支持者」使得游行显得有些平淡,但我更愿将其归因于人数带来的稀释作用、台湾人天生的内敛性格以及当下的乐观听势——台湾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亚洲No.1。

用另一位交换生的话来说:「多年的脆弱与焦虑有了出口,而未来可期。」



接近终点,人潮愈加密集



晚会上全场合唱了「彩虹」

最后,隐忧河官没有。虽然主办方的视觉形象设计一再表现性少数群体的多元性,实际游行中,强壮的、具印则气质的、有时裸露身体的男同性恋形象仍是最惹眼的主体形象。除了阳则气质压过阴柔气质之外,(生理)男性的「曝光度」也要高于(生理)女性。如果现身是一种立场的表达,那么吸引视线的多少也就可能暗示着背后的权力关系——有没有谁的声音被压制了?

另一方面,即使游行名单里不乏女权组织,但女权议题还是被同志游行排除在外。虽然今年同游以性平教育为主题,但近年争议最大的辅大心理系性侵事件、房思琪事件所反映出的校园性侵害问题仍然被回避了——似乎多元性平教育已经超越了两性平等的范畴,后者便不值一提了。换句话说,在同运人以 LGBTQIA+性别调色板所凝聚成的性少数群体「统一战线」中,不仅存在以 G 为主导的危险,也难以找到和

或许, Queering Queer (使酷儿酷儿化, 把酷儿重新/更加「掰弯」)的策略此时更有价值。在性少数群体中, 我们需要发现政治正确的 「粉饰太平」之下被忽视的不平等, 需要发现 Gay Pride 主流之外更加 Queer 的声音, 也需要重新思考主流性别/少数性别之间的流动关系。



「彩虹重击龙舟队」的小哥



「妇女新知基金会」的律师在演讲司婚修去问题

在纪录片《日常对话》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导演黄惠城内地的同性恋母亲在家庭餐桌前相对而坐。黄惠城问,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结婚吗?还会生小孩吗?——得到的都是毫不犹豫的否定回答。

映后谈中,黄惠侦说起近年台湾性别友好氛围斩农,她也萌生出带母亲去参加同志游介的想法。结果母亲刚倒现场,看着新鲜,兴奋莫名, 没过多久便看腻了,提出要回家去。导演感叹:同志游介对母亲来说就如平素爱好的歌行戏,而且还没有后者好看——大概母亲一生从没对 同志身份认同有过怀疑,对婚姻、生育也无渴求,自然也对什么「平权运动」不感兴趣——却是自由自在,了无烦恼。

这也是一种可期的未来。

* * *

GENDER·SEXUALITY 医知而和,和而不同

知和社

关注社会性别议题 打破活营禁忌 看见标签背后的个体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邮箱: whunow@163.com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小秘书微信号: whunow

欢迎邮箱或微信联系我们

微信公众号whutong



点击 [阅读原文] 可阅读 2017 台湾同志游行主题主论述。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知和社或WHU性平会立场。

阅读原文